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王建勤 等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王建勤 等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王建勤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184-3

I. ①全… II. ①王…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383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王建勤 等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184-3

2015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1/2

定价: 48.00元

作 者

王建勤 魏岩军 郦 帅 林 羽 鲁 骥

魏惠琳 黄绪凤 赵安平 刘炎昕 谢雯婷

朱旻文 闻 亭 朱雯静 郑才华 李 可

成功的语言传播

——序《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是我所见最为系统的关于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全书五个部分相辅相成，通过古今方国大量语言传播(包括汉语传播)案例的深入考察，总结出语言传播的若干动因和规律，对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对策、产业发展等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第一部分放眼西方，研究历史上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语言传播的战略与方式，得出了语言传播的机遇总是青睐国力强盛的国家、语言传播最有效的方式是语言教育等结论。

第二部分纵观历史，汉语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的传播表明，一个强国的文化对语言传播的影响力最为久远，汉语在东南亚的命运与华裔华侨祖语国的兴衰紧密关联，华裔华侨是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忠实传播者。

第三部分是实证性研究，发现语言转用是华裔汉语学习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母语的保持和文化认同是东南亚汉语传播的永恒主题，父母的态度和家庭的作用是母语保持的关键。应鼓励华裔学习者“双向认同”，使华裔学习者成为“附加式”双语人。

第四部分是专题性研究，指出在殖民时期，殖民者通过坚船利炮强行传播其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国家靠“钱”来传播其语言。在新世纪，则要靠“标准”来传播自己的语言。汉语国际传播必须在标准的竞争中提高学术竞争力，让汉语真正走向世界。

第五部分颇具创意，提出汉语国际传播必须加强制度设计和安排，处理好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加快汉语国际教育产业的发展。作者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指出，应借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拉动世界各国汉语学习需求，整合民间力量，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多元化，促进汉语国际传播的健康发展。

越是深入的研究，越能促使人去思考一些问题，使读者成为“积极消费者”。阅读这部著作，不仅增闻获益，而且也一直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是成功的语言传播？我当前的粗浅看法是，成功的语言传播，应该是语言在传播地“扎下根”来，长久发挥作用。其主要表现有五：

第一，成为传播地的第一语言。如英语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传播，法语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传播，西班牙语在南美的传播，葡萄牙语在巴西的传播，阿拉伯语在北非的传播等。这种情况多以殖民、移民作为基础。

第二，影响传播地的文字体系，特别是字形或字母表。如汉字对日文、谚文、越南字喃的影响，俄文对蒙古国文字的影响，阿拉伯文对乌尔都文的影响，法文对现行越南文的影响等。

第三，成为传播地的官方语言。如英语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传播，法语在非洲的法国原来的殖民地的传播。这种情况与殖民统治多有关系。

第四，成为传播地的主要外语。如英语在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韩国、泰国、中东、非洲一些地区的情况，法语在世界法语区的情况，荷兰语和日语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等。

第五，在某一特定领域发挥作用。如希腊文、拉丁文在科学领域的作用，意大利语在音乐领域的作用，梵语在佛教国家宗教事务中的作用等。

语言之“根”有深浅之别，从第一到第五，语言传播的时空影响力依次递减。就这五种情况看，汉语的传播具有前两种：

其一，汉字影响了日文、谚文、越南字喃的形体。日文的假名脱胎于汉字，假名使用还要夹用汉字。谚文的方块形借鉴于汉字，韩国的谚文也夹用一定数量的汉字。越南的字喃模仿汉字创制，13世纪开始流行。

其二，海外华人社区，汉语以第一语言的身份在使用。但是要看到，在华人所在国，华语并不是官方语言，甚至还受到或大或小的压抑。

汉语的这些影响都是传统形成的，而这些传统形成的影响在20世纪出现了弱化趋势：越南在1945年用17世纪法国传教士的拼音文字扫盲，字喃和汉字废止。日文减少夹用汉字。朝鲜废除了汉字。东南亚华裔子弟的母语保持也遇到不小麻烦。只是近些年汉语对世界的影响力重新提升，汉语在传统影响地区才又有了转机。今日谋划汉语国际传播战略，应当充分重视汉语的“扎根”问题，除了加强在传统区域的影响之外，在其他区域要首先争取其主要外语的身份，努力进入其国民教育体系。此外，在国际的多边组织、多边会议、多边事务中，还要尽力争取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工作语言的地位。

目 录

成功的语言传播

——序《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1
前言	4

第一部分

欧美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现状与传播模式研究

第一章 欧美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机遇与战略转变	3
第一节 欧洲殖民地时代语言传播的方式与语言殖民政策	3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语言传播的方式与策略变化	11
第二章 英语国际传播的现状与传播模式	19
第一节 英语国际传播的现状	19
第二节 英语国际传播——英国模式	24
第三节 英语国际传播——美国模式	30
第三章 法语国际传播的现状与传播模式	36
第一节 法语的兴盛与衰落	36
第二节 今日法语的地位与现代法语的传播状况	38
第三节 法语国际传播模式	40
第四章 西班牙语国际传播的现状与传播模式	46
第一节 现代西班牙语的传播	46
第二节 当今西班牙语传播的特点	56
第三节 西班牙语传播的趋势	60

第二部分

汉语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第五章 汉语在日本的传播	65
第一节 历史与现状	65
第二节 汉语在日本传播的特点	70
第三节 日本汉语传播史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74
第四节 对策与建议	76
第六章 汉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79
第一节 历史与现状	79
第二节 汉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特点	83
第三节 朝鲜半岛汉语传播史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85
第四节 对策与建议	87
第七章 汉语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	90
第一节 历史与现状	90
第二节 汉语在东南亚国家传播的特点	96
第三节 东南亚国家汉语传播史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100
第八章 汉语在欧美国家的传播	104
第一节 欧美汉学与汉语传播	104
第二节 欧美国家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现状	108
第三节 海外移民与欧美国家华文教育及华语媒体的发展	115
第四节 汉语在欧美国家传播的机遇、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120

第三部分

汉语国际传播现状调查与策略研究

第九章 华裔母语保持现状与汉语国际传播策略	125
第一节 美国华裔母语保持现状与汉语国际传播策略	125
第二节 东南亚华裔母语保持现状与汉语国际传播策略	145
第十章 跨文化认同与汉语国际传播策略	163
第一节 华裔学习者跨文化族群认同及其传承语习得	163
第二节 非华裔学习者跨文化认同与汉语国际传播策略	175
第十一章 华裔非华裔汉语学习者态度与动机研究	191
第一节 欧美汉语学习者的态度与动机	191
第二节 东南亚汉语学习者的态度与动机	201

第四部分

汉语国际传播标准与对策研究

第十二章 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标准建设与竞争策略	211
第一节 欧盟与美国外语教学标准的新理念	211
第二节 欧美外语教学标准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影响和挑战	217
第三节 汉语国际传播的标准建设与竞争策略	219
第十三章 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学术竞争力与战略规划	222
第一节 语言标准的产品属性与核心竞争力	222
第二节 汉语国际传播标准制定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225
第三节 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的战略规划与竞争对策	231

第十四章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三教”问题	234
第一节 “三教”问题的不同观点与另类思考	234
第二节 “三教”问题的语言经济学分析	237
第三节 解决“三教”问题的对策	241

第五部分

汉语国际传播产业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第十五章 汉语国际传播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245
第一节 汉语国际传播的发展现状	245
第二节 汉语国际传播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	249
第十六章 汉语国际传播产业发展策略	256
第一节 汉语国际传播的市场发展策略	256
第二节 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产业与教育输出策略	261
第三节 汉语国际传播产业发展的对策	265
附录	267
参考文献	283
后记	298

第一部分

欧美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 现状与传播模式研究

第一章 欧美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机遇与战略转变

欧美国家在语言传播方式和战略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对欧美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解读和梳理,对汉语国际传播是大有裨益的。本章的目的就是对欧美国家在殖民时期语言传播的方式和语言殖民政策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便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历史借鉴。

第一节 欧洲殖民地时代语言传播的方式与语言殖民政策

波澜壮阔的经济全球化引发和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促使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和利用,因特网的广泛发展,更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已经处于全球文化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此外,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 30 年来迅猛发展,毋庸置疑,中国已呈不可阻挡的崛起之势。但中国文化的传播态势与影响,包括汉语的国际传播,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及地位不甚相称。因此,中国如何抓住全球化这一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进行汉语国际传播,为世界语言和文化多元化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机遇,不同的历史机遇决定了不同的语言传播方式。本节将回顾和分析欧洲国家殖民地时代语言传播的方式与语言殖民政策,希望从中能够发现值得我国汉语国际传播借鉴之处。

一、欧洲殖民地时代的语言传播方式

欧洲殖民时期的语言传播史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殖民扩张史。语言传播是军事扩张和殖民的结果。为了达到对殖民地国家的统治以及精神和文化上彻底征服的目的,欧洲殖民者采取各种方式强行传播自己的语

言。欧洲殖民时期的语言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 军事殖民扩张

有史以来,一种语言之所以能够风行世界,其主要推动力是国家的实力,尤其是政治和军事实力。2000 多年前,为什么希腊语能成为中世纪的国际交流用语?不是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才智,而是依赖亚历山大大大帝统率的军队的剑与矛。拉丁语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整个版图内成为国际语言,主要取决于罗马帝国军团的威力。阿拉伯语在北非和中东地区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是伴随着 8 世纪以来摩尔人军队的征伐,伊斯兰教教义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的结果。为什么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能长驱直入,盛行于美洲、非洲和远东?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国王与女王们通过其陆军和海军,残酷无情地强力推行殖民政策的结果。每种国际语言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其士兵及水手们的成功冒险经历(Crystal,2003)。因此,在殖民地时代,军事殖民扩张是语言输出的一种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纵观人类历史,莫不如此。殖民地时代多数语言最初都是凭借“坚船利炮”等强权和政治手段才在他国登陆传播的。15—16 世纪的西班牙人,依仗当时举世无双的海上“无敌舰队”,把西班牙语传播到拉丁美洲等地,并在那里营造出至今犹存的西班牙文化圈。17—18 世纪的法语和俄语,也是随着法兰西和俄罗斯两大帝国版图的不扩张而影响周边地区的。时至今日,法语仍是非洲中部的国际通用语,这些国家多是以前的法属殖民地,法语是学校教育和政府部门的语言(张西平、柳若梅,2008)。到了 19 世纪中叶,英国人率先完成了产业革命,又凭借从西班牙人手中夺过的制海权,迅速向全球扩张,先后侵占了比其本土大 150 倍的殖民地,英国人用洋枪洋炮使英语传遍了全世界(周福芹,2003)。英国的殖民扩张为英语的全球使用创造了前提条件,使英语从其岛国诞生地传到世界各地的拓居地(Graddol,1999)。到 19 世纪,大英帝国巩固了英语的地位,形成了“日不落”语言。

(二) 海外移民

历史上由欧洲人发起的殖民扩张经历了两次狂潮。第一次狂潮始于 15 世纪,止于 18 世纪末,其发动者主要是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第二次殖民扩张狂潮始于 1870 年,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席卷了欧洲之外的整个世界。在殖民统治时期,欧洲以外的很多国家都牢牢地掌握在欧洲殖民者及其后代的手中(郑亚伟,2008)。在两

次殖民狂潮中,水手和士兵们的成功登陆是语言传播的发端,但后续大量移民的涌入才是语言得以生根开花的沃土。据史料记载,俄罗斯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在其民族鼎盛时期,大量向海外移民,这些移民分别构成了该语言传播区域现代民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当今英裔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都是17—18世纪英国移民的后裔。移民的定居及其本地化、移民的陆续增加,使语言的跨文化传播有了更加深厚的基础(周福芹,2003)。

英国在北美大陆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城,建于1607年,随后在沿海以及附近的岛屿出现了更多的定居者。1620年11月,一艘载了35名分离派清教徒和67名其他乘客的英国帆船“五月花号”来到美国,在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上岸。到1640年,有约25000名移民来到这一地区。出于逃离欧洲革命、贫穷和饥荒等目的,19世纪来到美国的各国移民大增。20世纪头20年里,移民以每年平均75万人的增长速度进入美国。在美国,经历一两代人之后,通过自然的同化过程,这些移民中多数家庭已开始讲英语(Crystal,2003)。

(三) 学校教育

在建国后,美国的语言政策还是继续贯穿殖民时期的语言一致性观念,强调美国英语的优越性,通过教育的方式对印第安语进行全面的打击和同化。以卡莱尔印第安寄宿学校为代表的印第安教育模式严格规定不准印第安学生说他们的母语,只准说英语。稍有违反,轻则当众责骂,重则棒打鞭抽。在这个时期,政府设立了许多专门的法律法规,规定美国学校采用英语单语教学,如印第安事务局颁布《1880年法令》规定: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政府学校,一律用英语教学,不得用印第安语,如有违反,停止政府拨款(蔡永良,2002)。

西班牙推广自己的语言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自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后,殖民者就开始在新大陆推广西班牙语。18世纪初,西班牙国王成立了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作为专门对内和对外的语言推广的领导和执行机构。19世纪下半叶开始,拉丁美洲各国也纷纷成立了皇家语言学院,这些学院与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合作,对推广西班牙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834年,印度总督参事会法律参事麦考利被任命为印度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主张向印度全面推行英语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推广英语。他的主张得到了当时印度总督本廷克的支持。本廷克于1835年

3月颁布决议,指出英国政府将在印度提倡欧洲的文化和科学,拨给教育的专款只能用于英语教育;不强迫关闭东学教育机构,其中的教师可照常领取工资,但学生不再能获得任何资助;任何经费不得再用于印刷或出版东学方面的书籍,只能用来促进英语教育的发展;英国文学和西方科学将在教育中占主导地位。英语教育在印度普及的影响和作用在以后的日子显现了出来。1837年,英语正式取代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和高级法院用语,英语在印度日趋普及。1844年,印度总督哈丁签署决议,规定所有公务人员的聘用必须通过教育委员会所举办的考试,给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以优先录用的机会。至此,殖民政府已成功地运用雇佣政策把接受西方教育变成了印度人谋求高级职位的唯一手段(陈群,2009)。时至今日,英语仍然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

(四)传教士传教

传教士传教是殖民时期殖民者推行宗主国语言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时期,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接触方式除贸易、战争以外,最广泛的是传教活动。欧洲的基督徒们认为印第安人是异教徒,要把这些野蛮人教化成像欧洲人那样的文明人,就必须在他们中间传播基督的福音。传教活动中,语言至关重要。传教之初,基督徒尝试学习当地的印第安语,以求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他们,更有效地同化他们。但是,“几乎所有清教主义流派都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每一个信徒必须直接接触圣经,不该通过任何中介,也就是说所有信徒,不管说什么语言,都应该自己阅读圣经原文。”(蔡永良,2002)结果,同时用印第安语和英语进行“双语传教”的做法被彻底否定,英语单语传教和教育取代了双语传教和教育(蔡永良,2002)。美洲殖民地时期的传教用语之争,无非是反映了欧洲人对印第安语的排斥和打击。

二、欧洲殖民地时代语言殖民政策

(一)强制的语言同化政策

蔡永良(2002)认为“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语言政策是语言接触和冲突的产物,是解决语言矛盾的需要,通常出现在某种语言的生存和发展遭受其他语言的干扰和威胁的多种语言并存的社会群体中”。综观欧洲殖民时代的语言殖民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殖民者在处理宗主国语言和殖民地土著语言关系时,展示出了强

势的殖民主义本性和“自褒性”“排他性”并存的语言文化观念,带有强烈的政治侵略色彩(蔡永良,2002)。殖民者推行强制的语言同化政策,目的就是推行宗主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使殖民地居民为其所用。很多研究欧洲殖民史的历史学家普遍用3G,即GOD(上帝)、GOLD(黄金)、GLORY(荣誉)来解释近代欧洲殖民扩张(施雪琴,2003),而语言同化政策成为欧洲殖民扩张获得3G不可或缺的工具。

18世纪中期,英国政府把推广英语看作是“教化属地内有有色人种最重要的方式”,对其殖民地普遍实行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在英国殖民大帝国的鼎盛时期,其统治的领土约占世界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殖民地居民约为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大部分殖民地居民是不懂英文和未经英国文化洗礼的土著人。于是,英国在各殖民地,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开办了许多免费的教授英语的学校,对拔尖的学生发放奖学金。英美的传教士也在当地建立教会学校,教授的课程之一是英语。这一举动显示了殖民主义者采取的不同于刀剑和枪炮的另一种征服手段。

例如在新西兰,早在14世纪,大批毛利人就已经开始在那里定居,推行部落制。从1840年英国宣布对新西兰行使主权到1974年,英语一直是新西兰的唯一官方语言。在此期间,政府对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实施了合并政策,不允许毛利人居住在白人定居范围以外的地方,目的在于把毛利人合并进一个英国式的国家体制中。殖民当局在1881年通过的关于土著人学校的立法中规定,英语为教学语言(这一规定长达100多年),毛利学生的所有校内活动均按白人模式进行。语言同化政策的实施使得英语成为了新西兰的绝对优势语言。由于白人的科学技术、文化、经济、法律等很多方面都比毛利人先进,在整个国家占绝对上风,部分毛利人曾经一度不愿讲毛利语(绝大部分毛利人反对政府的同化政策),甚至否认自己会讲毛利语(李桂南,2001)。

在殖民时期的北美,欧洲殖民者视拥有数以万计使用者的印第安语而不见,把美洲大陆视作一块广袤的语言文化处女地。这时期的印第安事务执政官员总是把印第安人的英语教育作为首要工作之一,用英语教育印第安人,让他们学会英语,放弃母语,以便从思想上和文化上彻底征服他们。随着政府强制英语的开展和推广,19世纪,印第安语开始向标准英语靠拢,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印第安后裔开始自觉地放弃自己民族的语言。语言同化政策摧毁了印第安人的心理基础,造成了印第安文化的断层,导致了印第安语的衰落。同时,德裔移民被迫分散而居,英